十先生奧論註

二

詳校官中書臣瞿熙

助教臣常循覆勘

[illegible]先生[illegible]集卷六

陳傅良

今之昧其眞號而生不[illegible]而[illegible]便於人情而適於四
之安世存[illegible]今者其於後[illegible]之以禮樂董之以政刑
也大有焉其人以補[illegible]早其食以籩豆簠簋其
耕以助日其遲遲遲其以[illegible]其治民以詩書嫁娶死

生莫不有法及世之衰民風日變其始也敢疑于上而不敢議其後也敢議而不敢怨又其後也敢怨而不敢為亂其所由來者漸矣三代之末陵夷至于戰國一旦以六姓之遺黎無故而虜於不仁之秦則夫英雄豪傑之士蘊怒者滿天下也而秦之自居過尊居民過卑而天子至於不可指而民至於不得言笑夫自居過尊而天子至於不可指則傲然孤立而其勢甚隔居民過卑而民至於不得言笑則窮而無所告訴盖其屈於闕

威重者易犯而峻於自立者人將有所弗堪而思亂秦之所以自威乃所以自孤也歟

項羽

昔者鄧侯不殺楚文王而楚卒滅鄧楚子不殺晉文公而晉卒敗楚項籍不殺高帝而漢卒誅項氏志士至今惜之嗚呼必殺其所忌而以得國則安知天下之禍將不出於其所不足忌者哉夫變之來也無常而英雄猾桀其伏也無盡變之來也無常則不可以逆定英雄猾桀其伏也無盡則形

索而計取也必不及是故詳於禁者有法外之遺姦工於謀者有術中之隱禍詩曰魚網之設鴻則罹之網以伺魚也而顧以得鴻天下之事又焉用專於其所圖而淫怒焉以逞哉夫專於其所圖而淫怒以逞者則必有所不可支者根之於其不意昔秦覆滅諸侯其所憂者六姓之逋士也於是不愛重寶致天下之豪傑而殲其黨始皇之為計亦密矣而不知亂秦者則刑餘之弄臣而卒亡之者皆其不虞之廝隷戍卒也高帝定天下亦惟韓彭黥布易動而難蓄三人死

宜於果無事者而祿産之孱弱幾盜天下孰謂秦漢之盛而忌此族哉由是觀之患不在於縱敵而多殺無益於弭寇故先王無盡敵之術而有無敵之仁非其佚寇之為虞而惟逮寇之為懼蓋以吾惟致力於此焉足矣而挾詐以隳讐而幸其不吾釁則亦不敢知也抑嘗觀書至於周公之命微子乃曰弘乃烈祖萬邦作式且以新造之國於未盡亡之商而俟其賢子則錮之之辭隄防之具也宜悉而周公勸之以祖若不屑於留天下而

欲其復商之舊云者至於所畏則無告窮民而其勢不能患乎上者嗚呼周公可謂知所畏矣彼范增者滋羽之暴徒欲甕漢於一擊吾恐項氏之憂不在沛公而在肘腋之間也

項羽吳王濞

天下之大利非利於小者能圖之也圖天下而利於其小則終不足以有就何者所安者陋焉能及遠見其食而貪焉是不過飽其欲則已矣昔黥布崛起淮南薛公

遂揣其必無上計高帝一見陳豨決知其為易與盖以
布驪山之徒必甘心於長沙而無後慮豨不能守邯鄲
而負漳水其志固已狹矣姦雄盜賊之所以不得志於
天下其惟利於小而害之也哉故項羽捐關中之勝而
榮於歸故鄉之楚吳王濞不趨洛陽用武之地而眷於
食梁以厚其資君子已知其不能為矣人皆咎羽却韓
生之謀吳有桓將軍不能用以愚觀之二子之計行亦
僅足紓吳項之死而已烏能使之得志乎以羽之淺中

其易盈也如此豈復有王者之量設得全關而居之亦不保其不躑躅而東也以濞之冒於一逞而急於狥地之利雖至洛陽亦豈能安食敖倉之粟以徐應漢軍之懈哉猶將疾馳而嘗試之矣嗚呼羽日躍而東濞以其銳疾馳而嘗試之是豈足以當高帝百戰百敗之忍撓條侯堅壁之守哉不失之彼則失之此利於小而克有就者未之聞也昔重耳之亡至齊而遽安從者力以為不可劉季入秦一無所貪范增已信其有大志自古覘

人之成敗者其說蓋如此

范增

高祖畏范增幾為所禍者數也范增在豈真足以帝楚者哉君臣之間非其相濟不足之患而惟其相正以裁其過之難項氏之斃惟其暴也力疲於亟戰勇衰於屢逞而恩信失於好殺是皆羽之所以取亡而增也又佐而決之猶御奔馬且疾鞭馬汗而不知止以速其遠至焉有不敗者哉是故亞夫未去楚亡兆矣何者其銳畧

盡則其末固易取也蓋嘗論之羽雖悍戾猶有可感而入者欲坑外黄而愧於舍人兒之一言欲烹太公而悟於項伯之微諫則戮子嬰弑義帝斬彭生阬秦二十萬衆亞夫獨不可以嘗試曉之耶不惟不曉羽意者增實教之也觀其始末勸羽自急攻之外無異策是所謂以火濟火也使增之計一行而楚果亡漢則羽又一秦也增又一商鞅也天下豈能久安楚也哉管仲相桓公桓公好内而管仲亦三歸桓公死五公子争立齊亂者屢世

君子曰齊之亂管仲爲之也仲不約公以禮而滋其淫君子咎其亂齊況增怒羽而虐其民則斃楚之咎非增其誰鄢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戰蓋憂慮公之侈將以全晉也高帝所以勝亦蕭何留侯全之而已其遷於南鄭與淮陰自王帝有所不能忍者向微二子幾以怒敗而增則欲疾攻恣殺以就慓悍之項羽豈所以全羽者乎凡血氣盛於年少而志量淺於更歷之不多增以垂老謀楚而暴不減籍若其尚壯殆將尤焉嗚呼是雖高帝

之所畏吾意蕭相國留侯未嘗不笑其踈而隋於其畫
也哉

張良二疏

事有出於君子之所同知不見於古之人而顧見於後之士者非古之人不後之人若也世不逮古而後見之也昔者周召畢榮之徒非不知居功之為美不若廉退之為高也然周公終其身不即於所封之魯召公不悅周公挽而留之者無慮數百言畢公榮公皆嘗事文王

矣蓋至於成康之世猶未去也何也道德相忘而猜忌之隙不開也士而不遇周召畢榮之世而欲襲周召畢榮之為吾未見其身之不殆者矣人皆喜范蠡高舉穆生輕去為見幾之君子嗟乎士而志於以道其君為賢屑然不以事務嬰懷為得計彼亦何等時邪留侯辟穀於韓彭陳黥葅醢之日二疏出關於趙蓋韓楊駢死之際天下至今高之夫張良廣受不得與周公畢榮之列不足恨也高帝宣帝之賢而獨與鳥喙之越同科不能自

齒於設醴之楚可惜也哉

韓信樊噲賈誼終軍

敵雖小未可以易侮之也以易為侮敵人之國而不危者幸矣秦輕鄭而覆軍魯卑邾而敗績況有大於邾鄭而侮之非天下之至危也哉古之人有以身犯天下之至危而卒成大功者是非妄庸者能之也能者必天下之豪傑也何者天下之事不能皆萬全圖天下之事如必待夫萬全之事而後為之則事之可為者亦寡矣故

豪傑之士有乘時蹈不測之淵投非望之隙未見其可否之形而先決其勝負之數者盖惟以其智必之李靖必欲蹀血虜庭諸葛亮必欲取荊州耿弇之請於光武必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三子者躬言而躬為之卒能不愆其所素定孰謂犯天下之至危皆不足以成功耶昔韓信請兵東擊齊北舉燕趙南絕楚糧道樊噲亦欲請兵横行匈奴終軍賈誼又請繫單于之頸而羈南越是皆犯天下之至危越國以謀人而

信與軍得就其志噲沮於李布誼不用於文帝議者多以成敗優劣之吁噲真妄庸人耳貪禍幸災信不足道也若誼之策使帝誠用之安知其終無所成就哉賈生豪傑之士也後世其無以誼身之不行亦以妄庸愚生也哉

十先生奥論註前集卷六

十先生奥論註前集卷七

雜論　　葉適

士風

士大夫自知貴重而不待夫立法以繩之則天下之風俗善矣人徒見夫風俗之未善必曰法制之未立也法制固人主之所不可廢而士大夫幼學壯行者果何事抱負所有以自見於一世者果何術而必待上之人肆而成之耶夫富

貴利慾人孰無是心也爵禄名器人主所以奔走天下之權也叨其所可欲羨其所可樂翕然而趨之是孰使之然哉要知上所以鼓舞天下之心不得不然而我之所以自待者不容以自輕伊尹處於畎畒之中而樂堯舜之道其君民之事業非幣聘之勤伊尹終不輕其所就也二疏父子辭榮出闗時人莫不榮之不為斗米折腰而甘心三徑之適此元亮之所以不流於世俗也一時風俗若人而振起則浮躁之習亦少改矣眷眷於鳳池之榮而歆羡夫登瀛之盛者獨何

心哉夫聚金玉於堂而聽令自取人能安其分之所當得則物與我不相及矣苟有人焉奮然而先取之則紛紛乎其後者將不可遏於是執敲扑以杜其來計已晚矣由此觀之則風俗之弊豈無所自來哉昔司馬公辭樞密使而不受迫之而後進中國夷狄以相為幸而天下之士亦有我後子先時不可失之嘆范蜀公南宮首選於殿試法當自陳而公毅然不以為意其安恬自守頴出於流俗之中士大夫而皆若人也士風寧不為之

丕變乎然則抑士大夫風俗之貪躁當有以養天下恬退之心若夫趨事赴功以求自效於時者則固上之人所望也自夫利達之意勝其功名之心是以厭薄不失也上之人至於厲法禁以禁戢之豈士大夫之美事乎

苟且

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人之心固不可二用也勤於公則必苟於私勤於私則必苟於公二者不可得而兼惟觀其所向之如何耳古人之材即後人之材也

古人之智即後人之智也然古之治後之亂者豈材智之有異耶特古人用之於公後人用之於私而已惟古人用之於公故於私不得不苟以衛公子荆之事觀之其宮室始有則謂之苟合及言其少有富有則又謂之苟全苟美其言每謂之苟者非薄於私也不苟於公則必苟於私也惟後人意在於私故於公不得不苟以漢賈誼之言觀之其論大臣則以為有恥苟免及論羣下則又言俱亡恥俱苟安其俗每趨於苟者非薄於公也

不苟於私則必苟於公蓋水盛則火滅寒往則暑來陽消則陰長公私之相勝亦若是而已矣自漢及唐以私滅公苟且之風盛於天下如董晉為相史臣譏其懦弛苟安時則有苟且之相如劉知幾謂牧伯遷代太速懷苟且之謀時則有苟且之牧如趙憬議考課欲格庶僚苟且之心時則有苟且之吏如劉祥道謂官懷去就而民苟且時則有苟且之民上至於相下至於民莫不趨於苟且則政事何由而理乎綱紀何由而正乎風俗何

由而厚乎如使當時之人移謀身之心而謀國移富國之術而富民移保子孫之志而保治移求爵禄之意而求義則可以不下席而躋咸五登三之風矣竊嘗歷攷漢唐之際其粗能去苟且之弊者漢宣帝而已迹其綜核名實信賞必罰上下相安蔑有苟且之意亦庶乎古矣然宣帝之革苟且徒變其外而不變其內也徒制其末而未制其本也而黄龍之詔有計簿之欺避課之戒豈非苟且之俗未盡除乎揚惲之言有縣官不足為盡

力之誘豈非茍且之志未盡遷乎盖宣帝導之以政而不以教束之以刑而不以徳茍且之弊所以迹化而心不化也如使人君皆能本徳教以化茍且之心則荀卿不苟之篇可以無作

奔競

天下之害風俗者莫不當禁而不當禁者有一焉曰奔競是也世之禁防多矣不孝不友則有禁偽言偽行則有禁奇技淫巧則有禁奸聲異服則有禁何獨至於奔

競乃不當禁耶奔競之名果何從而生耶爵禄在上下皆趨之故名之為奔則其獘非起于下也爵禄在此彼皆爭之故名之為競則其獘非起於彼也誘之於上而欲禁之於下誘之於此而欲禁之於彼是猶乞醯而却蚋聚羶而去蟻雖刀鋸日用亦有所不勝矣大抵上之人輕名器而輒以假人則多為之禁而奔競益甚上之人惜名器而不以假人則不為之禁而奔競自消論至於此則奔競不惟不當禁又且不可禁不惟不可禁又

且不必禁也何以知其然耶唐虞三代之時禮義修明風俗淳厚凡為士者三揖而進一辭而退禮如此其峻也四十而仕五十而爵進如此其迂也論定然後官任官然後爵仕如此其難也不傳贄為臣則不敢見諸侯分如此其嚴也然處之甚安守之甚固無濡淹之嘆無僥倖之心是豈有法制以驅之乎又豈有刑罰以禁之乎亦曰士之人未嘗開奔競之門而已蓋當是時持黜陟以佐天子者非臯陶稷契之徒即伊尹傅説之儔也

持黜陟以佐諸侯者非隨會子文之屬即子產叔向之輩也是數聖賢者以公道而立公朝以公心而立公選材之外無餘位位之外無餘材天下之士道德尚充爵禄自至初無求於上之人則巍巍廊廟殆為無求之地故巧者無所用其智貴者無所用其權詐者無所用其謀諂者無所用其佞貪而往厭而歸躁而往靜而歸於斯時也雖求奔競之名猶不可得況有所謂奔競之禁哉或逮德下衰禮義廢風俗薄名器濫爵禄輕不使官

求人而使人求官不使上求下而使下求上奔競成風莫之能禦權在於左右則為之埽門權在於嬖寵則為之控馬權在於妃主則為之邑司權在於貴戚則為之主事髙爵重禄如取如携無不得其欲焉彼介介自守之士十年未調者有之三世不徙者有之六世不遇者有之利害之相形如此人安得而不奔競乎上之人既誘天下以奔競乃屑屑然制年限之舉嚴三互之法著崇遜之論多見其無益也然則為人上者不必沮人之

奔競勿勸之斯可矣不必罰人之奔競勿賞之斯可矣開其源而塞其流忘其本而齊其末豈不甚可嘆哉竊嘗譬之朝而趨市駢肩相摩暮而過市掉臂不顧非朝貪而暮廉也朝有所求而暮無所求也一兔走野百人逐之積金在市過者不顧非前爭而後遜也前則未定而後則已定也彼為士者在治古則靜退在後世則奔競豈性情之頓異哉盖治古之爵祿不可求而後世之爵祿可求也治古之爵祿皆有定而後世之爵祿無定

也操爵禄之柄者苟端本澄源於上則濟濟多士可以一旦還之於唐虞三代之域矣風俗豈獨厚於古而薄於今耶

十先生奥論註前集卷七

十先生奥論註前集卷八

六經論

楊萬里

易

此篇論言不盡意

聖人之教不離於言而未始不離於言不離於言者言也未始不離於言者非言者也言者道之因也聖人且得而離於言乎非言者道之詣也聖人且得而不離於言乎夫何故傳天下以其道而不示天下以其因天下

何從而詰其詰哉詰其詰則不因其因矣雖然詰其詰而不因其因可也未詰其詰而不因其因可乎是故不得離於言不離於言者不廢其道之因也不廢則恃此之道恃彼之愚是故不得不離於言離於言者不恃其道之因也以道之因者可忘而廢言見人之迷於塗而莫之指者也以道之因者不可忘而恃言指人以塗而謂之家者也莫指其塗天下自此絕指塗為家天下自此愚堯之朱舜之均親不親而近不近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

肖言可以教人而傳道也則朱均父矣其堯舜也然同室之朱均不堯舜也而異世之洙泗有堯舜焉記檀弓曾子曰商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則夫子之心超然獨詣堯舜之詣也言可恃耶言不可恃耶聖人憂焉欲廢言而天下之人豈人人而心孔子之心詣堯舜之詣也欲恃言也則天下將死於吾言之中而不生乎吾言之外非吾言之死天下也死天下之見也天下之見所以死乎吾言之中而不生乎吾言之外者吾言之盡而天下亦以

為聖人之言盡於此也天下以吾言為盡故損其思損其思故死其見死其見故貌信乎吾言而心無得於吾道非無得於吾道也不自得其得也嗟乎言也者心之翳也曉天下者暗天下者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繫辭上乎曰云云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

嗟乎聖人之憂天下深矣乎而或者以為聖人之意聖人之不能盡於言聖人之言聖人自不能盡於書也嗟乎聖人天地也今夫天能生物而不能盡生地能載物而

不能盡載則天下有不笑其妄者乎聖人之言非不能盡意也能盡意而不盡也聖人之書非不能盡言也能盡言而不盡也曷為不盡也不敢盡也中庸曰有餘不敢盡此易與中庸之妙也然則曷為不敢盡也憂其言之盡而人之愚也漁者之於魚也有小其得者有大其得者小其得者必澗溪者也大其得者必江海者也江海之所以江海夫豈若是澗溪然哉水石鑿然以明而蟲魚歷然以見也淵乎其茫也黝乎其幽也是故求者

加深則得者加大也聖人之作易其初有卦而已象爲在其後有象矣辭爲在最後有辭也如未始有辭也杳茫深微不可得而近也非不可得而近也不可得而近者所以致人之近也人致於易則近於易矣人之常情近則知遠則疑故易之遠者所以投天下以疑而致天下之思也思則見見則悅悅則研研則詣故聖人作易也不示天下以其道之詣而指天下以其道之因既曰因矣可得而盡哉天下因吾之不盡而求吾之盡則道

也者聖人得而秘也耶夢飲酒者覺而言之於童子童子曰奚而醒也彼以為真飲也不悟其夢也或者曰聖人不能盡言盡意也其見與童子異不異也

禮此篇聖人示天下以可踐

道無所倚有所踐有所倚則天下莫之稽無所踐則天下莫之居莫之稽道之瀆也莫之居道之棄也聖人以道而寄於經以悟於後乃至於瀆與棄瀆則道不神棄則道不行道之經首於易以易而後道不瀆以禮而後

道不棄聖人之慮微矣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仁義道
德吉凶悔吝紛然啇於卦而形於象卦之中又有卦而
象之外又有象焉此所以為无所倚也无所倚則无所
窮无所窮者聽天下之人各入其入隨至其至也是以
天下仰其神而稽焉雖然道則神矣不瀆矣天下之人
聖不數也賢亦不數也而愚不肖則不踈也聖人之經
為聖賢而作也不為愚不肖而作也則有易已多矣否
也則以不踈之愚不肖而舉責之以不數之聖賢是却

天下之進於聖賢而堅天下之心使安於愚不肖也是故聖人本之以不倚而進之以可踐禮也者所以示天下之可踐也圜不以規方不以矩運斤而成風惟匠石可也（莊徐无鬼篇郢人堊漫其鼻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欲舉天下之工而皆匠石也皆不規不矩也則天下之工有棄其斧斤而去爾何則無所可踐也易者聖人成風之斤也禮者聖人規矩之器也匠石不以匠石而廢規矩故無匠石而有匠石聖人不以聖人而廢禮法故無聖人

而有聖人蓋道有所可踐而後天下有所可居易之言曰神無方也易無體也彼且無方則不可以體見不可以方求則契其方者出乎方者也不可以體見則得其體者遺乎體者也欲天下之人皆出乎方契其方遺乎體得其體嗚呼難哉是故有禮焉如是而君臣父子如是而冠昏喪祭如是而交際辭受如是而出處進退嚴乎灑掃之末以達乎精義之神動容周旋之頃而禮皆至焉其義粲然無所不可知而其地晝然有所必可踐

其造也有塗其入也有門則不惟聖賢可踐而居也愚不肖者孰不可以勉而踐踐而居哉有可踐則天下得以不置其足於道之外有可居則天下得以置其身於道之内使天下之人置其身於道之内而不置其足於道之外相敬相愛相安相養以至于今禮之教也而老者曰失道德仁義而後禮又曰禮者忠信之薄三十八章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嗟乎去禮以求忠信是去表以求襖者之智也且禮亡則道德仁義其

猶有存歟嘗觀老之徒有問乎聃者爲行避影而後進而聃未輕告也已則一日不可無師弟子之禮而天下獨可一日無君臣父子之禮耶人有一朝三飯於家而教其鄰以避㲄之方者此可信也哉

樂

此篇論䎃天下之機

天下有同然之機不動於靜而不得不動於動不得不動於動者執其機以䎃其機也聖人欲天下之趨於道而不得天下同然之機而執之則䎃焉而無動也䎃焉

而無動則能使天下之吾從而不能使天下之自從使天下之吾從者天下從聖人者也使天下之自從者不從聖人者也從聖人者非從聖人之至也不從聖人者從聖人之至也蓋從聖人則亦勉焉以從於人未必得於己勉而往亦必廢而歸是故所從者雖聖人也人耶我耶至於不從聖人而自從者非其心欣然而啟也其何能决然已趨也欣然以啟而後聖人之道有以投决然以趨而後聖人之道有以驅故夫天下之情不病其

不決然病其欣然者之不動也欣然之心一動則聖人之道有不勸而行不挽而進不噓而高不引而深者矣是故欣然之心者進退之機也歟聖人者得是機而執焉復執是機而韜焉惟其不韜天下也韜則天下之機動矣然則天下之所以決然趨於道者聖人有以動其道之機也其初易之道無所倚而聖人申之以禮之可踐宜亦可以少足矣雖然禮之道可以踐也而踐之者未必決然也豈非欣然者未動而勉焉者獨行歟人之

情遬於得而禮緩之以遜渴也而百拜乃得飲飢也而日昃未得食揚脩身篇日昃不食肉肉必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夫雍容文雅之化固天下之所不能廢而周旋委曲之節無乃天下亦有所不盡安者耶夫使天下之情有所不盡安則聖人之道其行豈得而遠也道行於暫而不行於遠是未得天下欣然之機也得其欣然之機而道可以遠矣且生者天下之至愛也死者天下之至畏也而兵家者率天下之人以趨其所至畏而捐其所至愛也此

亦有所甚難者矣令發而士之坐者涕霑襟卧者涕交頤此宜有所甚不樂者矣然鼓鼙之聲鎧然以鳴則三軍之士躍然以奮悲者喜惰者激至於殺身而不自還則有以動其欣然之機故也故未得天下之機而執之者可以動之而趨於死也聖人之道非如兵家使天下趨於死之危也趨於道者趨於安也聖人者執其機而觸之則天下之趨也孰禦今夫金石絲竹八物之善鳴此其於吾道何與焉而聖人之經纖禮以樂者何也人

物幽憂而不樂者散之以嘯歌有所鬱結而不平者銷之以管絃聲之入人心易也然則天下欣然之機不寓於八物之質而寓於八物之聲也聖人得其機之所寓而執之以觸天下之機是故取仁義道德之意而播之於恬愉平淡之樂使聽之者心悅悅之者心喻必有渙然而解欣然而契者矣樂之功用至此而天下不知也惟其不知乃深於知也歟善乎孟子之言道也曰樂之實樂仁義是也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不

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夫聖人之樂至於使人手舞足蹈於仁義之中而不自知此化之妙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不示其機者也孟子者不秘其機者也

書

此篇論聖人形道之形

易者道之聚也禮者道之檢也樂者道之安也聖人之道聚之以易則求者足檢之以禮則肆者約安之以樂則入者豫使天下之於吾道足而約約而豫聖人於此畢矣乎曰末也道之聲固不親於道之形也且夫道末

始有聲也而有形也耶道无聲也而聖人聲之以言是
謂道之聲雖然可以啟天下之聽而未有以信天下之
觀啟天下之聽者聲也信天下之觀者非聲也形也形
信而後聲信道果无形耶道猶天也天果无形耶天有
是形故有是聲形者非聲之聲也聲者非形之形也風
起於虛而颯然霆震於空而轟然此其聲非不足以信
於萬物也使無蒼蒼者以麗焉則風霆者自託之無所
而何物之信也哉今夫道者道之形言者道之聲形信而

後聲信雖然吾非不知道者道之形也而誰其見之見秋毫於千里之外者離婁乎抑衆人乎離婁能喻衆人以已之所見而不能使衆人見其所見聖人者道之離婁也易禮樂者離婁之所以喻衆人者也衆則何敢疑乎離婁而亦豈能信乎離婁也耶何則以已之目傳之天下之目猶非已之目也而况以已之目傳之天下之耳哉然則聖人何以信天下之觀盖天下之無形莫鬼神若也而聖人能使鬼神之有形况於道乎祭之有尸所

以形鬼神之無形也道獨無形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者其道之尸也歟聖人作經是以有書夫書也者所以立道之尸以形道之形以申夫易禮樂之所未言者易禮樂之作也聖人曰此為易此為禮此為樂天下不可一日而不知不可一日而不行也知而行則聖則賢則君子否則愚則鄙則小人知而行則治則安則存否則亂則危則滅天下則從聖人矣雖然知而行者誰歟嚮之而成者誰歟背之而敗者又誰歟天下不見其事則曰

此聖人之私言也聖人於是作書以信其道曰古之人
有曰堯者有曰舜者曰禹者曰湯者曰文武者曰周公
者此知易禮樂之道而行之者也此得易禮樂之學性
而身之者也其成就何如也反是則桀也紂也四凶也
而已矣則天下之為君臣父子者前有慕後有儆慕心
一生則信道而必行儆心一生則不疑道而不行嗚呼
不知易禮樂之可行者毋觀之易禮樂而觀之書則易
禮樂豈其欺不知書之已行者毋觀之書而觀之易禮樂

則書豈其難不欺故可信不難故可至易禮樂者聲教書者形教嗚呼經至於書備之矣

詩

此篇論聖人收天下之律

天下之善不善聖人視之甚徐而甚迫甚徐而甚迫者導其善者以之於道矯其不善者以復於道宜徐而迫天下之善始慼宜迫而徐天下之不善始逋蓋逋因於莫之矯而慼起於莫之導善而莫之導是謂窒善不善而莫之矯是謂開不善聖人反是徐其所不宜迫而

迫其所不宜徐經之自易而書非不備也然皆所以徐天下者也啟其扃聽其入坦其軌縱其馳入也馳也否也聖人油然不之責也非徐矣乎雖然是足以導天下之善也天下皆善乎天下不能皆善則不善亦可導乎聖人之徐於是變而為迫非樂於迫也欲不變而不得也迫之者矯之也是故有詩焉詩也者矯天下之具也而或者曰聖人之道禮嚴而詩寛嗟乎孰知禮之嚴為嚴之寛詩之寛為寛之嚴也歟蓋聖人將有以矯天下

必先有以鈞天下之至情得其至情而隨以矯夫安得
不從蓋天下之至情矯生於媿媿生於議議生於衆媿
非議則安議非衆則私安則不媿其媿私則反議其議
聖人不使天下不媿其媿反議其議也於是舉衆以議
之舉議以媿之則天下之不善者不得不媿媿斯矯矯
斯復復斯善矣此詩之教也詩果寛乎聳乎其必譏而
斷乎其必不恕乎詩果不嚴乎惡莫惡於盜而懦莫懦
於童子乎今夫童子詘其西鄰之童而奪之一金不怍

也而東鄰之童旁觀而遠見之則怍焉見其奪也而又以告其不見者則怍焉者病焉不惟見也不惟告也見者與不見者朋譏而羣哂焉則不惟怍也不惟病也則啼焉則歸之金焉夫何其不怍於奪而怍於見故曰矯生於愧夫昌不啼於未譏未哂之先而歸其奪於譏與哂之後故曰媿生於議議生於衆夫奪人者汙也奪而歸之者潔也其汙也可擯其潔也可進奪於先而歸於後汙初而潔終君子將不恕其初乎將捐其終乎則譏

為譽根哂為德源矣故曰娓斯矯矯斯徬徬斯善矣詩人之言至發其君宮闈不修之隱慝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而亦不捨匹夫匹婦徬闕溱洧之過氓詩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歌詠文武之遺風餘澤大雅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而歎息東周列國之亂王黍離詁訓傳第六黍離閔宗周也君子于役刺平王也揚之水刺平王也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哀窮屈而憎貪讒深陳而悉數作非一人詞非一口

則議之者寡耶夫人之為不善非不自知也而自赦也
自赦而後自肆自赦而天下不赦也則其肆必收聖人
引天下之衆以議天下之善不善此詩之所以作也故
詩也者收天下之肆者也今夫人之一身暄則倦凜則
力十日之暄可無一日之凜耶易禮樂與書暄也詩凜
也人情之不喜暄而悲凜者誰也不知夫天之作其倦
强其力而壽之也天下之於易禮樂詩書喜其四娓其
一孰知聖人以至娓娓之者乃所以以至喜喜之也歟

春秋

此篇論夫子之所以政

聖人之心有所必不肯而有所不得不肯其所必不肯者身焉則優也家焉則戾也天下焉則敗矣聖人獨得遂其所必不肯也耶聖人之心非不欲喜怒之不作湛乎以止而粹乎以和也然嘗試行之家子弟僕妾之善猶不善不善猶善也則其家立而亡也而猶可行之天下乎是故喜善怒惡聖人未必肯也不賞善不罰惡聖人得而肯哉夫子之反自衛也其於經繫焉制焉作焉定焉

刪焉孟序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勤矣哉而志獨在於春秋孝經序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蓋老而不疲不就則不瞑何也五經者夫子之所以教也春秋者夫子之所以政也徒教而不政堯舜不能以經一世而夫子能以經萬世哉問夫子者曰子奚不為政而夫子答以是亦為政彼見夫子之不見於人也而不知其政於天也彼見夫子之不見於今也而不知其政於後也夫子之教行故天下即其善去其不善夫子之政行故天下畏其不

善以利其善畏其不善者夫子有罰政也利其善者夫子有賞政也以王而不天以公而不即位隱元年春王正月注隱雖不即位然攝君行事夫子之罰政上亦不怨乎君之惡也以臣而或字之隱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注南季天子大夫南氏季字也以裔而或國之莊二十三年夏荆人來聘注聘書荆人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僖元年秋楚人伐鄭注荆始改號曰楚夫子之賞政下猶不捐乎小之善也或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夫子匹夫也匹夫而行天子之政吾恐夫子之不自脫於罰也而奚以賞罰人

為是不然夫子之身則匹夫也夫子之職則非匹夫也
天也文王也周公也以天而視文王則警與譴不在夫
子乎以文王而視周公則訓與責不在夫子乎以周公
而相天子以令天下則賞與罰不在夫子乎非夫子求其
警與譴訓與責賞與罰之柄也天與文王周公以是柄
與夫子也然則何以知是柄之非求而天與文王周公
與之也曰吾不知也非惟吾不知也而夫子亦或知或
不知也夫子曰文不在茲又曰吾不復夢則文王周公

以是柄與夫子夫子知之矣至於天以是柄而與夫子則雖夫子亦不自知也知則不可知而隱則不可隱也然則夫子猶不自知而曷為不可隱也天以與夫子而可隱則儀封人者孰告之孰發之耶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莫之告而告莫之發而發則封人之言者人也其所以言者天也然則天與文王周公與其夫子者如此其急也夫子而緩其急辭其與獨不得罪於天與文王周公也耶故

春秋者天子之事也天子無賞罰而夫子有天子之所無者躬乎天與文王之道而塞乎周公之職以佐天子之賞罰也然則夫子之賞罰非孔氏之私政也天下之公政也而夫子何過焉且經曷嘗曰此丘之爲哉書元書春者天之臨也書王者天子之臨也書公者魯之臨也（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二年春公會戎于潜）天不得臨周周不得臨諸侯魯不得臨國乎得臨之斯得賞罰之矣罪我者其惟春秋以迹不以情也夫子之思不可謂不審矣嗚呼聖

人之於天下後世教詳而政明如此入夫子之教者出夫子之政者也出夫子之教者入夫子之政者也入其賞政猶未遠於教也出其賞政猶得入其教哉入有三而學者能取其二出有二而學者能去其一則夫子之道幾矣

十先生奥論註前集卷八

十先生奥論註前集卷九

易統論

劉穆元

易統序

道有統聖有統易亦有統聖道之傳均之易也自龍馬呈於河洛而精微廣大者不容自秘繫辭河出圖洛出書疏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孔安國以爲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天地以其自然者畀之人聖人以其同然者槩之心遇事

而形孰非妙用觸言而發孰非至理規規乎一事一言為其所得者止是殆未造乎其深者也吾嘗自其所已形遡其所未形自其所已發詣其所未發始知古人心傳之妙曾不可於爻象中求室授千古潛會方寸大統繩繩初无間斷神而明之存乎人也即吾之所見者釐之而八周之爻孔之翼疏第六論夫子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三上象一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故今亦依之不可以一端名者復二之以繫其末岐西之耳中古之憂患不明指以告

意亦微矣

疏第四論卦辭文辭誰作云其周易繫辭凡有二說一說所以云卦辭文辭並是文王所作者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通卦驗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準此諸文伏犧制卦文王係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此也故史遷云文王因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二以為驗文辭多是文王後事案井卦六四王用亨於岐山武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為王若文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於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言己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

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為憂患也凡此諸說以為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也以父統子業故也

始置之以俟其達者

故書曰易統

包犧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

高宗帝乙

箕子

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顏子

離

包犧○繫辭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罔

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卓卓其見孰窮其原皦皦其知孰造其真尊其所受神其所得吾心之不泯者難以私之也大統之傳吾肇之始方寸之地皆圖也性中之天皆離也圖不于已而歸之河離不于已而歸之易尊其所受而俾之不容侮神其所得而俾之不容玩斯人不克自反之心幸其知所以尊之神之則吾道庶常明乎天下吁一爐之微滋而十百千萬種之不息而火之本然者爍如也一心之妙

擴而十百千萬傳之不朽而我之本然者炳如也繼繼之明了然无間不得巳形之竒耦以致其尊禼之罔罟以極其神二者豈足竟吾心之易哉俯仰之觀有不觀者存遠近之取有不取者存法與象可以兩忘身與物可以並置八卦不作吾之所謂離者固昭昭日月之揭今猶不泯乎反觀内照尊而且神古之王天下者在吾胷中矣

益 神農○繫辭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諸益

畫蛇之足適累其天史記楚世家楚使昭陽攻齊陳軫為齊國見昭陽曰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先成者獨飲之一日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續鳬之頸適戕其天莊駢拇篇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无所去憂也

天理混融本无盈闕槩而付之自為則我之為我裕如也道學不可二觀損益不可二用方寸之外一毫已贅精微之中一介勿留聰明不作卓約安在知識不行光大若何惡念不萌善孰可遷功勲弗形過孰可改至理

渾然吾任之一性粹然吾安之舞雩之風語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春人之雨無懷之逍遥洞庭之雅奏莊天運篇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疏云洞庭之野天地之間非太湖之洞庭也舉不足喻吾之天樂課能計効无一得矣一物之觸一物之應一事之感一事之隨擴吾之所自裕者裕天下亦何假乎修飾充切其所欲彼不德我優適其所利彼不庸我耜耒之作吾無斵採之勞耒耨之教吾無語語之諄稼穡自豐矣日用

自飲食矣天保詩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千古之民含哺鼓腹孰知其所從來者莊馬蹄篇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裕其在我我不容聲裕其在人人不容識反觀其在易易不容取此古人致益所以為益之至者吁知古人不益之益則吾於噬嗑豈屑言哉

乾坤黃帝堯舜。繫辭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妙大造於无形則我无奇能斡元用於不測則我无特

効巍巍有成豈妙深機蕩蕩无名始融至理冥經緯於
寂然不動之中絶意識於渾然莫窺之際我已超然世
表孰有知其朕者艱哉吾道之窮也窮則變變則通敢
問乾坤在我皇皇而无礙者孰為之寓幸哉吾道之通
也通則久久則神敢問乾坤在茫茫而無迹者孰為
之綱嚮也作而今已化嚮也使而今已冝人人自納乎
至吉之地物物自造乎无所不利之境吾於運量之餘
不敢課能計効每以其心傳之妙槩而強之天駸駸乎

天下之治尤有不足言者爾衣爾裳我无所垂爾乾爾坤我无所取號善形容者不髣髴其神化之妙駕辭乎黼黻之文寄意乎奇耦之畫何為後世苦口之深歟反遡其在我之神於方寸之微潛會三聖之神於千載之上則彼此一逕庭也莊逍遥遊篇大有逕庭庭勅定反古今一階陛也易與聖人一大閫域也夫何間

革湯武○革彖曰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截然不可犯者聖人之常毅然不可回者天人之變極吾之常遇彼之變適然契乎此心者理之融也聖人以天心所嚮為從違以人心所屬為去就以吾心之至理為的準理之可天人之定也吾不規規乎天人之心而反揆乎吾心之理理之常邪堂陛不容異置冠屨不容異處天下之大分愈明誠截然有不可犯者吾順而應之非我也天也人也理之變邪鳴條无餘兵書湯誓伊尹相湯伐桀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牧野无餘戰牧誓武王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天下之

大權日至亦毅然有不可回者吾順而應之非我也天也人也極聖人之常遇天人之變吾甘心任之而不之謝非樂乎其命之華也彼不克嚴其不可犯之尊往往自逮其不可回之禍一或恝然乎天心之從違恬然乎人心之去就徘徊乎一事之不屑則我於至理已有乖戾安保天下之不呼舞四起而奪之亟吾不忍斯民或擠於不可救藥之時寧恐一己自冒其不可測知之勢德少慙乎吾身將大安乎天下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

來世以台為口實樂未善乎一時將大聲乎後世語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君臣之分森立乎四百年之餘天人之際綿歷乎六七王之久槩之心融之理孰知自素契於順應之先哉如其喜事僥覬妄意更張一不之成亂危已繼聖人本心始不表襮於千古作易者懼之故不得不以革之大者彖吁聖人之杜漸其機如此

既濟未濟 高宗○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道孰為始始之則終道孰為亨亨之則窮亨者窮之基始者終之漸也終而且窮不闚乎始亨之先常闚乎一

心之微吾之一心又始終亨窮之决也天下事固有不可
无心以遂其所濟亦不可容心以極其所濟勉强竭吾
力以幸其一成既而自處之不暇則向之始者今巳終
向之亨者今巳窮吾於此求其所必濟於不可濟之後亦
何策以應之自古髙明之君持養是心於有餘之地然
後發揮以爲不盡之用吾心之運孰有餘於我者終不
可以我之不盡以窮其所可盡凡所以濟不濟之候耶
堂堂大國擒縱小戎不啻髙屋建瓴水之易易矣遲回三

年之久戒絶小人之用任其所以自附聽其所以自至不敢營營以冀其所必濟每兢兢以慮其所不濟克之之效未形而僨或乘之賞之之實未施而悔或隨之事理雖未可竟其所終而吾心之用已不勝其窮此古人之所甚虞者思與日之患豫此日之防濡尾於其初者無異議濡首於其末者無異辭濟之既者其亨小則濟之未者其亨大吾於無始之始復索意於卦爻之外則一心之妙庶乎常有餘而用之不盡也噫嘻始架屋者

反厇三之易道之所以不可終不可窮而自有生生之理歟

泰 帝乙○泰小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將開聖人必有雨雲為之先 記孔子閒居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

雲將興國家必有休祥爲之兆中庸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古書不槩乎天地之數而槩乎至誠之神天下之事若不逃乎數有大物者不可以數言也君臣之異分陰陽之異處徙順之異尚君子小人之異居亦豈自彼而來哉銖銖兩兩皆吾心之舊物也吾心其果誠耶禍可轉而爲福亂可轉而爲治塞可轉而爲通天地之數吾不暇計也吾心其不誠耶妖孽有立至之形敗亡有立至之機山川鬼神有立至之變然後

不得已有任數之說盡知方寸中之涇渭既分其凝結成象自不可嘗泰不泰之所由決也人主司交泰之權膺財成之責不以平不陂者而忽之不以往不復者而簡之不以消不長者而畧之業業然兢兢然惟懼自速其復隍之亂以受命之符不可常保而如神之誠不可少虧也持養以謙卑下以禮忘泰通之勢而極其歸妹之誠非幸其祉而冒其言也泰否之理每定於一念之微吾於此一毫之有愧一事之過舉安保其大不往而

小不來耶乾旋而坤轉雷厲而風聲韓潮州謝表云云聲作飛百物之豈弟萬民之晏温吾不泛觀天下而以我之誠否卜之泰爲乎恃

明夷文王○箕子○明夷利艱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皦皦者汙昧昧者發灼灼者窮昏昏者達峻砥柱於頹波潰決之中孰若泰華屹立之為固操一壺於舟楫遺

逸之餘韓讀鶡冠子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孰若蒲輪緩步之為安甚哉運奇於險與宅平而無為者天壤絕也譔丕矣孰自而顯智大矣孰自而形圭角一呈其鋭必折芒及一露其鋒必摧啚吾明於遵養之地而以柔順銜之宿吾明於勇退之時而以艱正持之則今日之昧異日之發今日之昏異日之達一時之闇然者雖不可規而萬世之燦然者自不容息也嗟夫名之彌消吾德彌彰身之彌沮吾道彌光磻溪之都而龍韜虎畧莘如也

尚書中候云太公即磻溪之水釣其涯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之兵法六韜龍韜虎韜云云泗濱之居而春生秋殺森如也記檀弓曾子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河海泛泛自適而鼗鼓磬擊鏘如也語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羑里不恐辱八卦之精理寧自我而泯史周紀崇侯譖西伯於殷紂紂乃囚西伯於羑里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商祀不復續九疇之大法寧自我而隳書洪範箕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謨之丕者以奇耦而顯君牙丕顯哉文王謨智之大者以彝倫而形揚問明箕子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靜乎天地之鑒淵乎萬物之宗白乎其虛室湛乎

其靈襟吾之明明終可臾而不可晉耶閟之深者其發必宏蓄之豐者其達必碩表裏經緯暉映千古亦晦之小而明之大也

復 顔子○繫辭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性中之天孰挽孰回理外之人孰遣孰排吾將排遣其在彼之人而挽回其在我之天請問此境何自而入談不容聲難以語人胷中不有卓見者不足以造乎此也

念慮之不純吾身之影響已隨履踐之不至吾心之形聲已虧權輕重禍福於影響未捷之始較毫釐得失於形聲未著之先吾之鑽仰日勤博約日敏語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視聽言動詎犯其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云云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言辯步趨詎擬其迹莊田子方篇顏淵問仲尼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辨亦辨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過之所形何貳於行怒之所發何遷於色哀公問弟子孰

（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齋爾心（莊人間世篇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苦爾卓樂爾簞食瓢飲（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顧無所用其力耶一旦力到功深超然領會豈啻冰釋而風休雲舒而霧霽鵬摶鯤運吾不知天地之高博日暉月明吾不知宇宙之寥廓帝馳王騣吾不知古今之廣莫萬象森羅皆吾方寸之故物烏呼逕庭異而氣象不同也性真頓還還之必盡理妙潛反反之無餘昔我所見者無非人今我所見者無

非天極其原而索其初遡其本而扣其端洞洞屬屬了無一得如歸故家何事於復吾於此始信巳私可克巳之累也不善可知善之累也克之矣終無所待其克知之矣終無所致其知熟乎其仁庶乎其幾吉凶之兩忘悔吝之並置亦聖人復禮之警策也吁安得復之不遠者與共談敦復之義哉彼何人予何人希之則是

六爻 周公

經綸之業表著乎一時者用之小精微之理發揮乎萬

世者用之大植璧秉珪之書稼穡艱難之書何諄諄乎其亟也書金縢篇周公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云云無逸篇周公作無逸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東征閔勞之詩鴟鴞毀室之詩何渠渠乎其周也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三百六十官之定制又何井井乎其秩也禮天官小宰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人主範之國史

明之君子序之吾之才之美固足以經綸天下反觀内感知大難蒙於前者雖或伸於繼述之人而易統之傳少寓意於六畫者孰竟其所闡之緒文而辭之我其責也一心之寄其潔淨精微之所充者濡然記經解潔静精微易教也六位之釋其潔淨精微之所形者燦然天地之藴我其擴之神明之奥我其攄之萬物之情我其捈之為萬世而作易豈容玄妙其迹艱深其辭以愚人之耳目哉八而八之凡可以象數名者日用之事也六而六之凡可

以吉凶斷者萬事之時也吾不事其事惟時其時則文之為文豈梏夫三百八十有四而已矣妙乎其陰陽超乎其竒耦可以誠形可以理遇而不可以聲畫竟者自有鼓舞運轉之妙不盡之用以人而明吾所期待者有在也精微之潛交夢寐之黙契易之微權必有以任其責於五百歳之餘者盡為我索之

十翼孔子

道充乎一性吾則粹聖人之淵道周乎萬物吾則廓聖

人之天吾道其淵耶粹然者或可養而成吾道其天耶廓然者不可强而得宗廟其美百官其富宮牆其數仞豈不足以極綏來動和之機（子貢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又曰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然天下幸不幸難以自決而敦化之德卒不能廓其覆燾之天吾寧淵淵其淵不時出而用之（記中庸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燾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春生秋殺一字已嚴（左序春秋

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字以成言陶冶諸子大巧已妙吾心所潛揚問神篇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吾道所習學行篇孔子習周公者也自不應徒嗜韋編而不有以發其蘊也史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之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馬圖秘於河而斯文喜其未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周夢嗇於吾而木鐸振其遺音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儀封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三古之所未該三聖之所未悉吾一槩而竟發之前藝文志易道深矣人更三聖

世歷三古則前日淵泉之淵豈不為今日溥博之天耶羽翼大成翱翔萬世何慊乎鳳儀之不至也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吾嘗手之不置口之不釋含其英而咀其華味其腴而嚌其真書與心契心與理契曾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而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紛紛欣欣乎其獨樂揖遜乎聖人於六十四卦之外矣

易統後題

古人品第三易學者繆會其意往往旌簡先後徇彼而

置此疏第三論三代易名案禮太卜三易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玄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玄又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今所不取案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以此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題周以別餘代寧不知宇宙之中何存非易隨其所取取之約而我不豐足其所受受之富而我不竭得其廣大者可以把握陰陽剸裁天地得其清明者可以輝映河漢雕飾淵海典雅不凡者足以建謨而定策卓犖不羣者足以伏

節而死義其精微玄妙純而不雜者正心而誠意致知而格物推之治國平天下亦何適而不可記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彼不此悟而屑屑於歸藏連山之間豈知在我之易隨所寓而存者形而卦文以乾為首妙於心傳以離為先南面而治者不忘所取包犧氏始得其統決非恝然乎此也吾心之離繼繼無間明之中有益者

存神農莫盡其用噎嗑之外其不測者神矣神則化化
則天黄帝而堯堯而舜祐自天矣舜而禹禹而湯亦其
天也天之所錫不異其辭勇智洪範寧異其理洪範易
之别也勇智易之用也别者不玄見易非啚禹也用者
革之大湯其先之哉髙宗帝乙得心法於家法之傳屈
已乎歸妹可為善保泰者從事乎鬼方亦不為無濟矣
武王復革命於心法之傳烏乎操戈入室反為商之病
哉文王置權守經知我一時之夷萬世之光也文明乎

其中柔順乎其外全吾易於不絕之綫豈直八卦之重哉箕子室授九疇於禹其發而未竟者正其志晦其明信吾易之韞匱席珍也周公得以父之夫子得以翼之其原原本本深矣心之所潛夢之所會堅高博約之形自有卓爾之見不善之念知則泯滅天理復還其殆庶幾顏氏之子果未達乎一間耶見上十翼篇注論道統者終孟子而畧顏子稽之復回無憾矣軻不言易非知軻也軻失其傳亦誣軻也韓原道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泛而觀之反

而求之六十四卦皆吾胷中之故物其千古之不泯者哉

十先生奥論註前集卷九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趙秉淵
謄錄監生臣朱鎮